



井梧摇落故园秋

水人。老井犹如一个不曾消停的乐场，聚集着早起的村里人。井边的桶，飘着井口一字排开，标记着先后来后。守水人三三两两闲坐，彼此拉着家常，等待着涓涓细流渗出、汇聚，然后一瓢一瓢舀到桶内。守水人有经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这里所有的繁忙都暂停成慢时光的等待。对于孩子们来说，等待是最开心的，井边是我们的乐场，可以看小人书，可以刨“小土狗”（土里的小虫），也可以围着老丁香树玩耍……丁香树干倾斜盘旋，冠盖如云，漆黑的树干有小水牛那么粗，树皮开裂挖窟窿，如抖开的龙鳞。树的正表面从根到半空的一段距离，被日复一日地抹去了鳞片，生成一脚踏痕，印满了足迹。

每次守水的时候，我们都会爬上老丁香树，玩骑龙游戏。双脚踩着“龙身”一步步走上去，看谁走得远、看谁“飞”得高。当脚踩上老树皮，双手排开，缓缓而上。轻风拂面，树影摇曳，老龙起身，徐徐蠕动。我们脚踏树干，一直走到“路”的尽头。“龙身”只是丁香树平缓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苍劲虬枝升向蓝天白云，远远不是我们的好奇与胆量所能征服。老人们也常说，孩子“骑龙”亦是福荫子孙，“骑龙”成为了村里祈福风调雨顺、水源旺盛的习俗。

前面的桶挑走了，后面的桶跟上。前人让着后人，水满走人，大家热情打着招呼而又彼此告别。轮到自已舀水了，我眼睛盯着泉眼，手捏葫芦瓢，水渗满了就小心翼翼地舀下去。动作大了都会激起沙砾。瓢中的水缓缓泻入瓢底的瞬间，激出咣咣当当的声音，宛如聆听一曲舒缓的音乐。说是老井的泉眼，其实就是一个小沙坑，底部被舀水的瓢刮成一个凹下去的锅底。即使轮到自已，等待的时间也是漫长的。看着身后排满的取水家当，感觉村里所有的大石水缸都在催促着我，一种压迫感比水溢出还快。幸好，每次母亲都会掐着时间出现，接过我的担子，不慌不忙地在等待中舀满水。然后钩住扁担一蹬，嗖一声，挑起水，回家。我一路小跑地跟着，看着担子在母亲肩膀上沉甸甸地颤动，那舒缓的摇动如蝴蝶扇动翅膀。

再长大一点，守水、挑水的任务就彻底落在我头上。舀好的水不能满桶，因为满桶了我就挑不动了。撇上几片绿叶浮在水面上，把钩担的铁链缩短，钩住桶，双手排开使劲一挣，水桶沉入而桶。一步踏着一步，跌跌撞撞，咧着嘴、咬着牙往家里赶。一路上越走越重，这两座沉甸甸的大山，丝毫没有水的柔情，压得我喘不过气。桶中绿叶压不住水花，溅泼了一路，一路走一路停，频频换着肩膀，骨肉在拉扯中钻心疼。回到家中已经两眼直冒金星。重重地把担子卸在水缸边，顿时脱离了苦海。不顾桶中水只剩大半，拿起葫芦瓢舀上一瓢水，咕嘟咕嘟一阵牛饮。清凉舒缓跑遍全身，一屁股坐在地上久久不愿起来。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在一旁吆喝：“喝了水，闲了气，就赶紧看书去。”

雨水天到来，“冒山龙”涨了，水沟就会有水。十几里绕山清流潺潺，奔腾于此，飞瀑如瀑，跌落井中，砸出万道琥珀金光，溢满井口，流成一股清溪穿村绕寨。井里随时聚满了水，水草轻盈舞动，鱼儿畅游。这段时间不用守水，家中的水缸从来不会饥饿，随到随挑。老井不拥挤了，挑水的人松松散散，相见各自谦让，一路上拉着家常，脚步声碾着舒缓的节奏，稀释了曾经守水的窘迫。

伴随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老井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

日子，热闹中带着村里人的虔诚与感恩，大家焚香祷告，来到井边“抢净水”。有人会往井里投硬币，硬币在水中闪烁着光泽，积少成多落满井底。在村里人的观念里，水能够生金，既然生金就要有点“引子”，抢到了利，来年一定顺顺利利。当然，这些硬币事后都会由村里的管事人把它打捞起来，积攒着作为老井日常维护的经费。

我慢慢成长，老井依旧不离不弃，长年累月哺育着乡村。在我小学毕业这一年，家里打通了地下水，建了一个手压式的井。取水只需舀上一瓢引水倒入井口，在活塞的往返挤压下，清澈的地下水就从井口源源不断涌出来。这时候，老井的水充当了引水。村里人家一家跟着一家打了井。村民在家中建了手压井，老井的任务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井口边少了排队的取水人，任凭水漫过了井底，养育着水草和蝌蚪。

我二十岁那年，水渠被水管代替，老井被水龙头代替，家家户户在政策的扶持下，村里人实现了自来水进家入户。只要水龙头一扭，水花晶莹剔透而出。人的舌尖是个挑剔的东西，人们开始追求水也要吃新鲜的，家里的水缸逐渐退出了生活舞台，老井仿佛在一夜之间结束了使命。平常的日子，没有了取水人，“冒山龙”的奔流也就失去了方向。老井恢复了平静，平常的日子里少了人为的打扰，只有那一丝丝不知疲惫的清流渗透，数着流年，流淌着思念。每逢节庆，村里人都会带着谷米、茶水等来到井边祭祀。在簇拥而至的焚香祷告中，老井再次沸腾了。这种虔诚的祭祀无关迷信，更多的只是印着祖先迁徙的足迹，记载着老井与人生生不息的前世今生。

直到老井边的丁香树倒了，我才惊愕老井也会老，丁香树的结局会不会是老井的未来？倒下的丁香树依偎在老井边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村里人对它真有感情，一直不愿把它庞大的躯体清理走，就想让它再陪老井一程。我很难过，不止一次走到丁香树边沉思默哀，手抚摸着它。曾经无法触及的部位，现在静静地躺在我脚下，没有一点声音。“龙鳞”炸裂，冠盖散乱，一地狼藉让老井遍体鳞伤……清水成为老井的泪，泪中有村里人的不舍，都是老井的子孙后代，都不愿意少了谁。情绪只能在时过境迁中慢慢释怀，也许事与物的相处都是缘分，老丁香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真正“化龙而飞”了吧。

还好，在残留的树根深处，人们重新栽了一棵丁香苗。如今，老井周边栏杆围了起来，成为了村里的消防井。那些曾经踏过无数脚印的路面也被覆盖，变成光亮如新的水泥路。老井现在很少有孩子涉足了，只有老人们忘不了，时常会来井边坐坐，和老井说一心里话，随着水中的鱼儿游动着不曾凝固的思绪，时间又仿佛回到了曾经。老井烙着一方水土的印迹，成为一个穿透沧海桑田的老人，无声地吞吐着光阴。曾经的热闹渐渐沉寂，对于老井来说，现在的热闹，似乎与它无关。其实不然，正如我们与母体脱落的脐带，看似早已消失，实则丝丝连心。

陈列馆，勋牌耀。光影转，踪影觅。有遗孀犹记，泪沾陈迹。孙祖继风披战服，徽承旭日金光射。眺苍穹，新翼破云来，英雄立！

树荫下的蜜糖时光

胡显秀

雷丁村的酸角树，老得让人心生敬畏。它们像一群饱经风霜却依然挺拔的智者，粗糙的树皮上刻满岁月的皱纹，盘虬的枝干书写着时光的诗行。最引人注目的那棵“酸角王”，主干粗壮如塔，树皮皴裂如龙鳞，每一道沟壑都镌刻着岁月的印记。

这棵千年古树有着说不尽的神奇：中空的树干形成天然树洞，能容三个孩童藏身；盘虬的枝干如巨蟒般向四面八方伸展，最粗的枝干要两个成人才能合抱。它的根系深扎红土，枝叶直指苍穹，见证了多少代人的生老病死，又默默收藏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初到雷丁村，是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夏日。元谋坝子的阳光白得刺眼，热浪在地面上蒸腾。当我踏入村口，仿佛瞬间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浓密的树荫如同一顶巨大的绿色华盖，将灼热的阳光温柔地挡在树荫外。抬头望去，酸角树的枝叶在空中交织成一张细密的网，阳光只能从缝隙中漏下些许碎金的光斑。一阵清风吹来，带着酸角特有的酸甜气息，让人想起儿时外婆酿的酸角蜜饯，那滋味至今仍在舌尖萦绕。

漫步村中，几乎每家院子里都矗立着几棵姿态各异的酸角树。正值收获季节，男人们架着竹梯采摘那些弯曲如月牙的褐色果实，动作轻盈得像是在与树枝共舞；妇女们在树下铺开帆布，接住掉落的酸角，脸上洋溢着掩不住的喜悦；孩子们在树荫下追逐嬉戏，不时捡起一颗酸角塞进嘴里，酸得挤眉弄眼，却又忍不住再尝一颗。看着这一幕，恍惚间觉得时光在这里变得缓慢而黏稠，仿佛酸角树上渗出的树脂，一点一滴地凝固成琥珀，将整个村庄温柔地包裹其中。

二十年前，雷丁村推行“古树认养”制度，每户都需认养几棵酸角树。制度推行之初，有人常嘀咕，酸角树没有多大经济价值，认养没有大意思。慢慢地，酸角树的价值被重新发现——生态旅游的兴起让这些沉默的巨人焕发新生，成为村民的“绿色银行”。村委会主任带动村民办起农家乐，游客们专程来打卡千年酸角王；电商平台上，雷丁酸角糕、酸角汁成了网红特产；树上的空地摆起了咖啡座，城里人愿意花10元钱买一杯来这里慢慢享用“古树荫特调”的咖啡。在这里，无论是村民还是游客，站在那棵千年古树下，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压低声音，仿佛怕惊扰了这些沉默的智者。后来，村里又

添了香榭、椿树、榕树、凤凰树，家家门前建起了小花坛，但酸角树依然是无可争议的主角。它们是雷丁村的精灵，是村民心中的图腾。

如今的雷丁村，时光在酸角树下分层沉淀。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缝隙，康老太太已就着石磨碾豆，孙女举起手机记录老人舀起酸角卤水的弧线——琥珀色的浆汁坠入豆浆，在直播间里激起一阵惊叹的涟漪。她用的不是普通的卤水，而是酸角熬制的汁液。当滚烫的豆浆遇上酸角水，洁白的豆花在锅中缓缓凝结，如云朵般轻盈，带着酸角特有的清香。这味道，是雷丁村的独家记忆，是任何高级餐厅都复制不出的乡土至味。

午后，树荫下渐渐聚起三三两两的人群。老人们围坐在磨盘大的树槽周围下棋、打牌，妇女们边做针线活边唠着家常。酸角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为这悠闲时光伴奏。偶尔一阵风吹过，几片黄叶打着旋儿落下，正好掉在棋盘上，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这笑声惊动了树上的鸟儿，扑棱着翅膀飞向远方，只留下几片羽毛在空中轻轻飘荡。

傍晚，酸角王下的石凳上总是坐满了人。夕阳将树影拉得很长很长，几个老人聚在一起打扑克，不时迸出爽朗的笑声；孩童们围着树干玩游戏，脸蛋红扑扑的；年轻情侣手牵手从树下走过，女孩的发梢别着一片心形的酸角叶，像一枚自然的发卡。蜜糖般的日子，就藏在这千年的树荫下。雷丁村的酸角树，不仅撑起了一片阴凉，更撑起了一个村庄的精神家园。它们教会我们，真正的富裕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能与多少生命和谐共处；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读懂自然的语言并谦卑地学习。

夜幕降临，村民们陆续回家，只有酸角树依然伫立在星光下。它们像一位位沉默的守护者，继续着已经持续了千百年的守望。而在那些温暖的农家小屋里，酸角制成的各种美食被端上餐桌，酸甜的滋味在舌尖绽放，那是时间的味道，是土地的味道，是生活的味道，更是幸福的味道。

离开雷丁村时，康老太太硬塞来的酸角糖在帆布包里沙沙作响，像是老树低语的余韵。车子驶过山梁，后视镜里的雷丁村渐渐淡成青灰色的剪影，唯有唇齿间泛起的酸甜愈发清晰——原来那些盘虬的老树，活着活着就化作大地的年轻，而这熟悉的滋味，尝着尝着就成了乡愁的味道。

牛栏江一滇池补水赋

耿鸿江

夫滇海形胜，山横水颠；金碧交辉，浩渺无边。衔春城而收宝象盘龙，控风云以揽碧鸡蛇山。纳天地之灵秀，汇气象以万千。生机勃勃兮，万物生；其华灼灼兮，越千年。

然时光流转，星移物换。天行失其序，沧海变迁；人逐水而居，扑地而陷。居云贵高原之巅，高处不胜寒；处市井阡陌之下，纳污于百川。终使水郁气滞，羸弱垢面；至若浊浪排空，众生何堪。孰执长缨缚秽蛟，谁还大池以盎然？

禹风浩荡，薪火相传；同承水殇，共克时艰。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多措并举，固本培元。翻云岭，跨壑川；勘地理，察河源。问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连。莫等闲，案头卷卷，青丝银发夜无眠；待从头，炮声隆隆，千军万马战犹酣。工区纵横百余里，利害攸关数市县。重峦叠嶂莫莫，沟壑纵横难难。控质安，坝泵虹隧，担当天地为证；赶工期，夙兴夜寐，忠诚日月可鉴。将士披肝沥胆，躬历山川；贤内无怨无悔，默默奉

献。逢盛世，天时地利，政通人和；正当时，众志成城，合力攻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向云端。天雨流芳德泽水，巨擘力拔甘河弦；穿山越岭何所惧，一片丹心向家园。

凤鸟至，叠湖飞瀑，成网红打卡胜地；河图现，盘江逢春，令两岸生机无限。岸芷馥郁，汀兰青青；湖光粼粼，鸥鹭点点。中流龙舟竞相争渡，湖滨会展接踵摩肩。绿道蜿蜒，穿越萍天草地；石龙吐沫，辉映金色蛙川。喜矣！高原明珠，浴火重生再现异彩；幸矣！壮丽大城，妙手偶得济急水源。忆往昔，山水失色，生灵涂炭；看今朝，水清岸美，换了人间。盘龙献瑞，五华毓秀；西山叠翠，官渡妙甚。晋宁披七彩云锦，呈贡展十里斑斓。嗷呼！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湖漾海晏，果然大观。

伟哉！昭昭然：科教兴国，硕果累累；匠心独运，奖杯灿灿。壮哉！巍巍乎：高原水脉，气吞山河；功在当代，贻范千年。嗟夫！龙的传人，禹稷后代；俯无愧后土，仰不负皇天。

三迤正声

郁柏松山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记

胡洪斌
残碑蚀雨记烽烟，断壁凝霜印旧年。风过卢沟撞碎月，犹闻战鼓响晴川。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感赋

史玉芳
卢沟晓月照沧桑，八秩春秋铁血光。淞沪烽烟焚虏帜，台庄剑气裂穹苍。千城骨垒支残壁，万众心城旧旧疆。莫道英雄随逝水，海天今又涌风樯。

满江红·飞虎雄鹰

戴志华
铁翼凌霄，怒江畔、弹光交织。健儿、碧眸燃炬，血书铭骨。拳坠幽林收烈骨，民穿烽火藏忠魄。筑陵园、杜宇泣他乡，春凝碧。陈列馆，勋牌耀。光影转，踪影觅。有遗孀犹记，泪沾陈迹。孙祖继风披战服，徽承旭日金光射。眺苍穹，新翼破云来，英雄立！

鹧鸪天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寄怀

杨先义
既是无由避战争，何妨绝境处重生。国亡岂尽天时误，仗胜多为血性横。凝士气，执长缨。多年抗战血如倾。今宵复对芦沟月，阵阵心潮犹不平。

鹧鸪天·松山娃娃兵

朱龙英
烽火难随天怒寒，戎衣半尺裹身单。山河血泪岂无止，稚子孱弱已凭宽。旌旗烈，石崖丹。孩童十万几曾还？三千冤冢埋忠骨，郁柏松山魂可安。

临江仙·观抗战旧籍有感

周进
纸页蜷如枯叶蝶，沧桑叠入眸昏。某行围着杏花村，注为“收麦日”，未续那年春。玻璃柜外孩童问，为何文缕深纹。风摇展板拭残痕。斜阳移过处，似有唤归魂。

乡湖 (组诗)

李云刚

洄游

潺潺溪水，有多得无法计量的暗香，凿破了年轮圆点过的光阴

看着如水的日子汨汨流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些记不清的笑声已经沉入水底我是来过这里的——西大河

午后阳光，缠住了记忆曾经的少年，游走了。不知去向母亲浣洗衣物时滚落的汗水灼伤了已昏花散光的双眼

顽石

一块顽石，被风收藏。天地将其收揽怀中，养成岁月昆仑炎炎烈日，晒干了月牙泉仅剩的三千弱水

驼铃，弹奏楼兰公主的筵篴从星星点点滚落的珍珠，将风尘凝成琥珀之色

故事里的事，在硝烟中弥漫。行走两万五千里路、云和月，构筑心灵长城

顽石眼中的世界烽火锻造出的灵魂刻刀，雕琢出一米驰骋疆场的温阳光

乡湖

跌跌撞撞走过的路，和怅然若失的风景，在我的心房沉寂并非想要逃避不堪的过去只是想，让自己舒缓一下绷紧的神经

就这样默默伫立让托仙湖的涛声掩盖内心的杂音与无忧的清风明月融为一体

湖中，一尾久别重逢的鱼儿跃出水面，与明月相亲

这样的夜晚，适合在月亮湾宫殿和抚台湾的暖怀里，吃语啾啾沉睡的过去，滋养少年憧憬

独树成林

风，裹挟阳光。剥去赭红外衣一粒种子，在养分充足的土壤里萌芽，节，生长

一个孤独的舞者，同草莽和山花相依为命。志在天涯，搏击长空“欲与天公试比高”——是你坚定的信念。独树一帜流淌成长的辛酸泪水。一滴泪蜿蜒绘出一枝青藤

一叉枝丫，集结万千气根你在无畏的苍茫中挺拔，成就了水土、气的绮丽庇护土气中爬行的蚂蚁

暗香

一条奔腾的河流，带走渐远的风尘土的喧嚣，只留下锈迹的黑斑一路向阳，跋涉，追赶，攀越所有蛛丝马迹，挖出梦中的故乡

一棵伫立岩崖上的大叶榕，扶着在阳光中挺拔，将生的力量和艰辛羽化作一帧水墨，将花开的声乐描摹成一尊迎客松

月光，守住日常携一份感恩享受落花弥留的暗香，延续生命成长的故事

花开春城 (外一首)

钟仁安

朝气蓬勃的晨曦中或者夕阳下总有一种感动

没有一朵春天染过的花拒绝把自己开在漫山遍野的夏天

季节更迭后的成长你看，这个夏夜盘龙江边的人们一个比一个春意盎然

昆明的雨

春城的雨没有惜墨如金洋洋洒洒，也不是她的气质恰到好处，才是昆明的模样

当吃花的季节还在徘徊夏天的菌子，已经长得热烈一篮子的五颜六色画不尽春城的夏

该来的，渐渐沥沥的雨一刻也没有忘记，滋润这片温暖的土地

图片由AI生成